

去过香港多次,参加香港书展却是第一次。刚下飞机,前来迎接的朋友便献上一束鲜花。据说,在迎接抽烟的嘉宾时,除了鲜花,还有一个打火机,因为他们知道烟客上飞机时缴了打火机,几小时没有抽烟,下了飞机急于抽一口,正缺打火机……香港人做事,温馨而重视细节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书展见在香港会展中心。这座漂亮的戴着白色鸭舌帽似的巨大建筑,凸出在蔚蓝的维多利亚海湾之畔。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大典便在这里举行。会展中心前的金紫荆广场,每天上午8时五星红旗与香港特区紫荆花区旗在这里冉冉升起。这儿是内地游客来港必到的第一景点。我所住的酒店,就在会展中心之侧,窗口正对碧玉般的海湾。

到港之后的翌晨,我便前去逛书展。我被裹挟在拥挤的人流之中。手扶电梯在满负荷运转,每一级台阶上都密密麻麻站满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饭桌上,有人讲了一个段子,说现在开车的有三种心态:比我开得快,作死!比我开得慢的,会开吗?和我一样的,较劲是吧?都是有车人,大家会心一笑。有人接茬说,其实不开车,职场也一样,也是这么三种心态:比我升职快的,装逼;比我进步慢的,怂逼;和我一样原步踏的,傻逼。

心态

孙道荣

又有人照葫芦画瓢——官场也是这三种心态:比我官大的,拍马屁拍的;比我官小的,不会来事;和我一样职位的,大家一起混呗。

生意场也是这三种心态:比我生意做得大的,哼,他的钱有几个是干净的?比我生意做得小的,他那个驴踢的脑袋会做什么生意,总是丢西瓜捡芝麻;和我一样半死不活的,看谁耗得过谁。

那么情场呢?也还是这三种心态:比我情场得意的,把你得瑟的,风流债迟早要还的;比我情场失意的,木头人,一点情趣也没有;和我一样寡淡无味的,瞧你那死样。

为什么都是这三种心态?原因很简单,心不正。心不平,看别人就都是歪的。心态放平,说来很难,但其实也可以很简单:想想别人眼中的自己。不想在别人眼中是歪的吗?那就先把别人看正。

当夜晚来临的时候,博物馆中所有的标本突然活过来,追逐骨头的霸王龙、爱捣乱的猴子、暴虐的匈奴王、钻木取火的穴居人混乱折腾得不可开交……《博物馆奇妙夜》里种种匪夷所思的情节,并非仅仅由老金牌来驱使,它还可以出现在——大吉屋。大吉屋的主人大吉是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上海大男孩,曾留学法国学习传播公关,回国后找到一份好工作。顺风顺水的人生因大吉的癖好而显得与众不同:他喜欢收集旧货。为了给他的心爱之物找个合适的舞台,他又开了一家B&B——Bed & Breakfast,带早餐的“家庭旅馆”。

踏进与国际饭店比邻的一栋老式公寓楼,绕过简洁的回字形走廊,推开木门,仿佛瞬间穿越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。大吉将发源于法国、兴盛于美国的 Art Deco 风格运用自如:白色的吊顶,菱形的黑白格子地面,红色丝绒布幔,高贵大气;墙上的装饰镜和挂画,走廊尽头那块达利著名的“熔化的钟”,又透露着强烈的艺术气息。进门是个小小的客厅,乱就一个字!被铺天盖地的旧物堆满了,没有落脚地。但细看之下,乱得甚有章

了读者。既有头发花白的长者,更多的是青年学生,人称“文青”。香港书展选择在7月下旬举办,即所谓“文化七月·悦读夏季”,就是为了让广大学生能在暑假逛书展。很多人背着双肩包,也有不少人拖着拉杆箱,仿佛去旅行,其实是为了购书。都说香港人的居所狭小,而且网络发达,不大买纸质书,我眼前的购书热流否定了这臆测

香港书展见闻

叶永烈

之语。今年的香港书展已是第27届,人气越来越旺,涌入的读者达100多万,而香港总人口不过720多万,平均每7人之中有一人来到书展。后来我发现,越是到傍晚,越是人潮汹涌。尤其是双休日,会展中心人头攒动,简直成了图书嘉年华!

每一座城市,都拥有自己特色的城市文化。今年香港书展的主题是“阅读江湖 亦狂亦侠亦温文”。我细细参观了书展中的武侠文学长廊,领略金庸、梁羽生等的手稿、作品。当年,香港报纸喜欢连载武侠小说,以使广大读者在紧张工作之后舒缓神经,竟然因此形成香港的武侠小说热,出现诸多武侠小说作家。这与当年上

海曾经风行鸳鸯蝴蝶派小说有着同工异曲之妙。我特别关注倪匡的卫斯理小说以及黄易的玄幻小说,他们也被列入“亦狂亦侠”之中。

香港书展是两岸三地文化交流平台,邀请中国内地、香港、台湾作家做讲座。我被安排在开幕之日做讲座,“开头炮”。我所顾虑的是,内地与香港存在文化差异,香港读者会不会喜欢我的创作讲座?

我担心出现尴尬的冷场。主办方告知,听讲者要事先在网上报名,从报名的情况来看,不仅一个演讲厅已经爆满,而且还在相邻的一个厅安装了大屏幕,以安排更多的听众。我对演讲做了充分准备,做好PPT,而且还写好讲座稿。那天讲座时,聘请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杜平先生主持,我与他一见如故,配合默契,讲座很顺利。按照规定留出时间回答读者提问,各种各样的提问反映出香港读者思想的活跃以及眼界的开阔。对于讲座反响最强烈的,要算是书展闭幕时“压阵”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演讲,听众将近两千人,规模可谓空前。

香港书展还有一个特色节目:作家朗诵会——不是请演员朗诵作品,而是由作家本人朗诵自己的作品。有的作家挑选自己的长篇小说中的一节,而我则选择了发表于《新民晚报》的散文《上海的声音》。大部分作家用普通话朗诵,香港作家用粤语朗诵,韩国作家则用韩语朗诵,而我的朗诵中夹杂着用上海话表现弄堂里的叫卖声,可谓百家争鸣。

讲座以及朗诵会都全程录像。香港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。在讲座、朗诵会结束的第二天,工作人员

在家里与世界握手

湘君

的《红楼梦》,翻烂了的《英汉小词典》也许是大吉从小用功的佐证吧;在巴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老式打字机和牛皮面具,中世纪冷兵器的水果叉和充满魔力的阿拉丁水壶,还有造型奇特的马头酒柜(其实是个八音盒);钢琴、老式相机和华生电扇占据了四周空间,好不容易留下当中的位置放置一张餐桌,复古水晶吊灯下的餐具各自精彩,一回头,液晶电视里的绚彩画面与装饰镜里的虚实倒影,将人一把拉入了魔幻世界。处女座的大吉苛求完美,除了竭尽所能

酷热难当的七月,在堪比春运候车站的急救大厅,母亲丢下行囊,远行了。

我替母亲拭去最后一滴泪水,在心里咂摸它的滋味。眷恋与不舍,肯定是有。

最多的,应该是疑惑,为什么囊肿可以致命?

那是三月,母亲腹部不适,四月,疼得辗转难眠,中旬确诊胰腺肿瘤,波及肝脏。中医搭着脉不置可否,消化科大夫微笑着反问何须忌口,肿瘤医院医生掰着手指说最多半年。

胰腺癌治疗,不过三板斧:手术、化疗、放疗,且预后极差。基于一线希望,我们选择了积极治疗;基于母亲善良到柔弱的性格,我们选择了“瞒”。

门诊之前,我先冲进诊室,与医生“沟通”病情。化疗之后,一头银丝脱落,告诉她“激素”所致。

病床上方,印着一颗硕大的爱心,名曰“病情保护”,不熟悉的医生看了心领神会。

最花心思的是出院小结,我用电脑重新排版,胰腺肿瘤篡改改为“囊肿”,还用软件画了一枚公章,这对于在体制内工作一辈子的母亲,应当是极有效的。

果然,母亲拿着小结研读数遍,一时信以为真。现在想来,瞒,不是一方的善意,而是双方的心

吻 就送给我两张录像光盘,以作纪念。香港记者也很敬业。我在书展期间几乎每天都要接待记者,或专访,或举行记者招待会。他们会以香港视角进行报道,而且出手很快,往往次日就见诸报端。

在离港的前一日,我终于可以抽空到香港中央图书馆查资料。我在上午10时开馆前到达那里,见到开门前读者已经排起二三百米的长队等候开馆。香港人的读书热情,令我万分感动。

别样的牵手

徐文标

夕阳,鲜红。他和她,两鬓斑白。在休闲绿地的大道上,他俩牵着手,情意绵绵,轻声细语,如流水淅淅,一路淌去。这是别样的牵手——他牵着她,她牵着他。手相对。面相向,目相望,“相看两不厌”。

这是别样的散步——他伸右腿,她的精致细节,他还特地改造出了一间影音室和运动空间,并且,它们永远处于完善之中,大吉还要在投影屏幕前加装幕框和幕布,显得更有年代感和代入感,再次开启,观众定如置身上海三十年代的小剧场。

除了慧眼淘宝,大吉最擅长的就是回家做饭了。得益于法国留学的经历,为了喂饱自己,大吉在实践中渐渐爱上了烹饪,但凡遇上什么美食,他就一边琢磨一边回来尝尝,于是B&B的客人有口福了:法式可丽饼,日式秋刀鱼,欧式三明治,中式蛋黄粽,还有自创的cheese焗饭团,等等等等。各种食材,千般搭配,万般变化,如缤纷的四季,又如画家笔下斑斓的画布。单靠视觉,便叫人缴械投降。

其实,一套超大公寓仅剩一个卧房用来出租,收入与投入绝对不成正比,一边上班一边打理也有种种实际困难,但大吉乐此不疲。因为,来自世界各地的房客,会带来千奇百怪的故事,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碰撞,乐趣无穷。世界太大,既然不能走遍,就把世界带到自己面前。有梦想,并付诸实施,还有什么比这本身更好的享受呢?

照不宣。前后住进沪粤肿瘤医院,护士口中有意无意提到的化疗字眼,久未见的亲人连续踏访,都让母亲疑窦丛生,她渐渐怀疑丈夫,向儿子打探,最后小心翼翼地求证学医出身的儿媳,“狡猾”的我们一次次消费着母亲的信任,那份伪造的出院小

结更像铁券丹书,让母亲试探性的质疑无功而返。母亲不再向我求证些什么,与其说她选择了相信,不如说选择了宽容与顺从。她开始欢迎亲朋的来访,与大学同学说就医的不易,与娘家兄弟谈人生的多艰,与电话那头的外婆讲后辈的孝顺。善良的母亲不知道,外婆并不相信囊肿的说辞,含泪收集报纸有关胰腺癌的康复资料,剪得整整齐齐搁在床头。

外婆看的报纸,是母亲定期寄去的。生于南京,居于上海,母亲每天要看《扬子晚报》与《新民晚报》,随着病痛的加剧,“繁星”、“夜光杯”的文章都无法坚持阅读,亦无力再向子侄们转发一些养生偏方和心灵鸡汤的微信。她或坐或躺,偶尔抱怨

父亲给她止疼药物时间不对,安静地等候儿子媳妇下班,等候孙子放学。因为疾病畏光的她,会在家人陆续回来时,打开所有的灯,看儿孙表演性质的、略有夸张的嬉闹,在疼痛的间隙享受些许温馨。

隐晦而来的温馨总是脆弱不堪。周五,我下班后,母亲突然大口吐血,继而入院,继而转院,继而抢救。抢救室很冷,床很硬,毯子很薄。我从超市抱回一床空调被给母亲盖上,瞥见上面印着“Happy Sunday”,心头一惊。

两天后的周日,母亲离开了我们。从此,我愿意相信 happy 在英文里有极乐的意思。“瞒”可以带来默契的安宁,“瞒”来的哀伤也不可挽回,毕竟对于家属,我们一直做的是单选题。理性与感性,从来就是鱼和熊掌。

母亲最后的愿望无从知晓。外婆未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,即使只是在半日车程之外。我未能听到母亲的谆谆嘱托,即使是在弥留时间,我问她对儿子有何交代,母亲攒足了力气说,没有。

我想,这可能是母子今生最后的赌气吧。

吻 杨华峰摄

那年初夏,我随父母去西藏。在拉萨,我见到了那匹白色的马。它静静地站在那里,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。阳光洒在它的身上,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它的鬃毛,它的眼神平静而深邃,仿佛能看透人心。

那年初夏,我随父母去西藏。在拉萨,我见到了那匹白色的马。它静静地站在那里,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。阳光洒在它的身上,给它镀上了一层